

目录 Contents

- 园员 → 生命的第一个符号
园缘 → 菊花 ,菊花
园怨 → 爸爸妈妈
园员 → 手指的快乐和痛苦
园苑 → 超级小学童
园怨 → 邓丽君花环
园猿 → 二级跳
园苑 → 哥哥和干爸爸
园员 → 我为歌狂
园缘 → 我教教教
园怨 → 一首歌的代价
园员 → 报纸媛媛
园缘 → 实话为什么不能实说
园怨 → 迷你也是一种效果
园缘 → 在正午的阳光下
园怨 → 栀子花香
园猿 → 苹果依然青青
园怨 → 冲刺中的冲刺
园猿 → 在旅途
园苑 → 玫瑰余香
园员 → 碰到了梦想的窗台
园缘 → 白石桥心情
园苑 → 员缘楼园园

园怨→ 蟑螂零距离
园员→ 吴老师 ,永不褪色的感念
园苑→ 定腔
园怨→ 姐姐的信和妹妹的信
园猿→ 永远的哥哥
园缘→ 雨夜幸福
园怨→ 暗香
园猿→ 奢侈是一种什么感觉
园缘→ 甜蜜的忧愁
园怨→ 梦里花径
园员→ 弹伽耶的日子
园猿→ 独唱是一个意外
园缘→ 再入寻梦谷
园苑→ 危险曾经如此之近
园猿→ 香港是一颗幸运星
园苑→ 爷爷爷爷
园怨→ 好运伴我
园猿→ 红旗飘中国
园怨→ 呵护无需理由
园猿→ 温暖的灯影
园苑→ 爱心的三角公式
园员→ 麦田守望者
园缘→ 亲情如歌
园员→ 生活是一种态度
园苑→ 我心飞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歌,我快乐 / 刘媛媛著. — 广西: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9
I 15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6190号

I 155.45 刘媛媛 — 自传 IV 25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6190号

我歌,我快乐!

刘媛媛 著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政编码 530021)
发行电话	(0771)5523216 传 真 (0771)5523216
责任编辑	徐 美
装帧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苏兰清 陆玉莲
责任印刷	蓝剑风
印 刷	印刷厂
规 格	16开 787mm×1092mm
印 张	24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9年 1月第 1版
印 次	2009年 1月第 1次印刷

陈 琳 刘媛媛 著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523216



我歌 我快乐。

生命的第一个符号

每本书都有第一页,而一个人,要想确认记忆的第一页,肯定某年某月或某件事,很难。

大概吧,翻翻想想,很多东西也只能像雨中观景,透一种朦胧况味。

比如云南。

云南大理,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符号。大理绝对是一个柔美的地方,沧山、洱海、蝴蝶泉,漂亮女孩和斑斓服饰,美得让人心疼。现在,如果谁在去丽江的途中不到大理看看,几乎会后悔一辈子。当然,还有大理石,那种独一无二的质地、光泽、纹路和手感,居然异常和谐地同时展现出原始与高贵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极致。

我想,我的血液里一定渗进了大理石的气和神,否则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的性格里从小就包含了坚忍、平和、自信、自然这些元素。

我出生在大理,但是,那时的大理对于我,完全就只是一个地名概念。真是呀,我真正在大理生活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且是记忆之树尚未长出哪怕小小叶子的两年,还在牙牙学语呢吧,好小啊。

我两岁左右就离开了那个梦幻般的出生地,直到现在,一直没能回去过。我出生在大理吗?我不出生在大理吗?我不能否认它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但又始终找不到一种可感的真实。我只能静静守护自己内心深处那一棵叫做“怀念”的青青小枝,每天浇一些水,晒一些太阳,将它从房间搬到阳台又搬回房间,闻一闻枝丫上不断散发出来的淡淡清香,以解岁月之惑。

是啊,我离人生最初的驿站越来越远了,这是成长过程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吗?是生命漂泊不可避免的一种遗憾吗?我的一生注定了不可能很哲学,但是,一些貌似哲学的问号,总是不能让我太过从容。

童年时的三姐妹。



我虽然生在大理 ,却不是白族 ,而是苗族。原籍河北的汉族父亲因某种机缘只身南下 ,娶了身为苗族的母亲 ,然后很自然地有了姐姐、妹妹和我——他们的爱情结晶。从我拥有苗族而不是汉族成份这一点看 ,父亲是很尊重母亲的 ,中原文化里那种“孩子一切从父”的传统意识 ,在父亲身上已经淡化了。

当然 ,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家庭 ,我们三姐妹依然随父姓 ,我最早的名字叫刘媛媛。取“媛美”这两个字 ,没有太多解释 ,仅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 ,很柔美的样子。在家里 ,父母叫我时一般不叫全名 ,但叫“媛美”显得有些硬 ,叫“美美”又觉得矫情了一点 ,于是 ,很自然就把中间那个“媛”字叠化 ,一直是“媛媛”“媛媛”地叫。然后 ,邻居跟着叫 ,伙伴跟着叫 ,最终演绎成现在的“刘媛媛”。

刘媛媛 ,也很婉约 ,我喜欢。

朋友们现在都习惯直呼“媛媛”了 ,说 :“叫什么刘媛媛 ,多生分呀 !管你乐

不乐意,我们就叫你媛媛,怎么着吧你?”

怎么着?我就愿大家这么叫呀,天天叫才好呢,不喜欢你,谁叫?

姐姐大我九岁,在姐妹间,是很大的年龄差了。她用一种极其细致的方式照顾我,这种方式,让我想起妈妈。下意识中,我也用这种方式照顾妹妹,她比我小一岁,可我老觉得她很小,瓷器似的,必须仔细呵护,万一错手,摔了怎么办?有时候,仅仅几个细节,也会催生出一滴滴的“成就感”,让你心里特别舒服。

我一直认为,帮助别人,哪怕只是帮助家人,并在这过程中自然地感觉到快乐,是人性中一种本质的美德。

那时的情感,很平和,也很干净。

反正,就在我出生六百多天后吧,我们全家动迁,大理,由此成了一道美丽而遥远的虹影。

那个夏天,我不知道怎样从旧家来到新家,只知道,那个杨树叶子被刮得哗啦啦响的地方,叫做新疆。

新疆。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梦一样的新疆。

我永远牵挂着的新疆。

我的音乐启蒙,我的水一样的乡愁,我多年来固执不移地对艺术圣殿的向往,无不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

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而新疆和我,永远在链接的两头。



小学时,梳好两条美丽的辫子是我每天很在乎的事情。

梦中常有菊花香。



菊花,菊花

幸福路是乌鲁木齐有名的大街,自治区最高机关就在这条路上。我家位于机关大院,所以,我天天走的都是幸福路。

那样的童年,过得真是轻松而单纯,甚至不必像现在的孩子似的,放学以后还要对大量的生字和算式负责。

我无所顾忌地想象,理直气壮地大笑,即使时不时地胡言乱语一通,在大人眼里也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童趣。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否认我的幸福。

在幸福路上生活的孩子大多去过菊花沟,那更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在青藤纠结和繁花满地的草坡上大声尖叫,声音会传得很远,一直漫过山的另一边,之后,又拐拐藏藏转回来,有时一愣神,竟不知今夕是何夕。

菊花香,是我记忆里一张芬芳的书签。

即使是现在,每当我心绪烦躁的时候,每当我瞬间觉得会迷失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时候,一缕菊花香,立刻能把我从浮尘中拉回来。想想,这样的感觉,肯定是菊花沟赐给我的。

菊花沟不是沟,而是天山余脉的一片高坡,草长,花多,鸟叫虫鸣,静静在郊外,俯瞰一座叫乌鲁木齐的城市。

所有女孩对花草都有一种天生的渴望,种花养花,折花插花,花衣服,花裙子,绣花鞋,平常日子里哪怕只收到一枝玫瑰,三两朵香水百合,也会笑到梨花带雨,颊生妩媚。还有一种忧愁境界,也跟花儿有关,花落时节对花独语,别是一番伤感,否则,又哪来“黛玉葬花”那一出呢?

我和所有的女孩一样,爱花爱到痴迷。

听说要去菊花沟,我的脸上立刻就泛起潮红,兴奋得近乎发抖。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菊花沟。

幼儿园阿姨是一个长相甜甜的大女孩，领着一拨子三四岁的小小孩子，上公共汽车，下公共汽车，亮亮的眼睛盯紧每一个小人儿，尽心维护着队伍的绝对完整。下车走一段，菊花沟的影子就近了。那一年，我四岁吧，人小，却拥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发现欲，时刻想像鸟一样飞出去，飞到草丛里寻找点什么，发现点什么，再回来炫耀点什么。幼儿园阿姨左顾右盼，好像知道我想干什么，右手食指竖起来朝我点一点，又微笑着摇了摇头：“媛媛，不急，我们不急，好吗？”她招呼孩子们坐成一圈，自己先采了四五朵金黄金黄的野菊，然后像公主一样蹲在圆圈中间。

“嗯……真香呀！”小阿姨闭上眼睛，像刚喝了一小杯酒，“真是香。”

一会儿，她睁开眼，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来，孩子们，每个人都来闻一下。”

一圈小人儿立刻如蜂群追蜜，小鼻子在花瓣旁挤来挤去，用力呼吸，小阿姨看得格格直乐。

一个男孩红着脸挤到小阿姨旁，用手扯她的衣襟，嘴巴一张一阖。

小阿姨柔声道：“别急，你想问什么呢？”

男孩说：“我……我，我想吃。”

小人们突然一静，然后嘻嘻哈哈滚成一片。

小阿姨也笑了，摸摸男孩的头，站起来说：“大家别笑，它还真能吃呢，这花啊，叫菊花，刚才大家闻的就是菊花香。现在，大家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菊花是什么模样，有什么样的香味？”

我在正午的阳光下闭上了双眼。眼前是朦胧的一片淡红的光，有一点金黄色如流星划过夜空，之后，金黄色又转回来，小小的花瓣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菊花特有的清香好像从鼻子慢慢滑到胸口，直到浸透我小小的身躯。

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就永远收藏了一缕无论如何也不能抹去的菊花香。

歌有菊香。

行有菊香。

看菊闻菊，想菊辨菊，小阿姨开始让我们去寻菊。

“别走远了呀，找到就回来。”小阿姨清脆的声音在草棵和花丛中游走着。

放单飞了呀！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的奔跑姿势完全不像一个小姑娘，什么叫做北京话的“撒丫子颠”，我想那就是。花色斑斓，缤纷入眼，陌生的花形太多，陌生的花香也太多，一个孩子，就这样被诱惑着渐行渐远。突然，我发觉自己怎样也想不起菊花样和菊花香了，更可怕的是，四周静静，没有一个人影。

我迷路了。

我想哭,而且终于哭了出来。

“妈妈,妈妈……”这种时候,妈妈总是迷途者最快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

我正望着天空发呆,一阵熟悉而又陌生的清香随风而来。没错,是菊花香!一瞬间我就平静下来,爱爱恨恨地摘下了那朵美丽菊花。我居然马上就笑了,看看花,看看云,心里的慌乱已经不见。哭声止时,小阿姨的声音越过草尖飘来,空气中颤动着伙伴们充满稚气的说笑。其实,我的迷失只是一种惊慌中的判断,那段距离非常有限,伙伴们的说笑一直都在,当我失去内心的平和状态时,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幸好,有菊花香。我的平静,是菊香洗出来的。

很多年后,我仍然忘不了那次迷失在花草中的感觉。

在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我总会细心地为自己沏一杯菊花茶,静静地听一曲民歌,当茶香氤氲于整个房间,我浮躁的心绪便会归于安宁。

某一天,我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本名为《菊花香》的时尚小说,好像是金河仁写的吧,虽然我一向不太接触此类读物,但那一次,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我知道自己有很重的菊花情结,明知道此菊花非彼菊花,仍然固执地翻开书,想看看这里面的菊花香,和我儿时闻到的是否同一种味道。

菊香,菊香,总是我心底一处温暖已极的雨夜灯光。

歌迷如此热情。





对艺术圣殿的向往固执不移。

爸爸妈妈



生活的瞬间。

我爸和我妈都是军人出身,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很宿命的相逢,如果不是从军,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碰在一起,那么爱呀、婚姻呀、家庭子女呀什么的,则又是另一个时空的类型了。

爸爸的音乐天赋是不容置疑的,音乐,是他戎马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页。

但造化弄人,尽管他曾官至歌舞团团长,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没能在音乐上弄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爸爸很少在脸上写出郁闷之类的东西给我们看,大概,除了快乐,他不希望有太复杂的问题干扰我们。

妈妈和爸爸一样,一招一式,无不透出军人严谨的风范。但,她毕竟是一位母亲,在军人刚强的轮廓下,释放的是一种相当细腻的母性关怀。对孩子,她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小苗苗只要出现哪怕是两到三度的倾斜,她马上用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扶正。对这一点,我们三姐妹感同身受,无一例外地有着接受、嘀咕、再接受而至心存感激的成长过程。

爸爸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妈妈则是这一培育工程最忠实的执行者。

爸爸的父爱更倾向于一种宏观,极善于为女儿们“规划人生”,而事实证明,所有“规划”都具有非常高的成功率,并且使女儿们最终寻找到她们心中最神圣的快乐。姐姐的理想是当科学家,而且是航空航天类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科学家,但残酷的反差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太出色。爸爸看准她身体好、毅力强,另出一招,从小就不停地给她讲军队,讲战例,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带着她在军营里转来转去,极其耐心地强化她的草绿色意识。姐姐说,是什么时候丢开了科学家那个梦,她一点也记不起了。反正现在,一提到军营,姐姐眼里就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激情,今天,她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军人。

妹妹记性特好,对语言有着天生的驾驭能力,三五句方言,听一遍就牢牢放在脑子里。但她太羡慕我了,弹琴、唱歌、跳舞,这种表象轻松的学习方式让她极端眼红。爸爸说:“妞,你唱支歌我听听。”妹妹张口就来,却七上八下高高低低,爸爸笑过之后,就决定把她从舞台梦里叫醒过来。在爸爸的“规划”下,妹妹独专一门,兼顾其他,最终考上新疆大学外语系,后来拥有一份怎么也舍不得离开的职业。

当然,这样的“规划”,也在我身上实施着……

而妈妈的爱,更多的体现在细节上,一个鸡蛋,一件衣服,一杯胖大海茶,一声声细细的叮咛嘱咐……

妈妈的爱像一片树叶的两面,严肃批评时绝对让你想哭,温热时,却像春天的阳光一样使你异常感动。

其实,在妈妈的培育下,我很小就是个乖乖女了。在家里,妹妹常常和妈妈一起睡,而爸爸只能像个单身汉似的另找地方。为了热闹,我时不时地钻到妈妈和妹妹的被子里,睡在另一头。虽然没能和妈妈脸靠脸,我也很知足了。为了能让她们睡得更舒服一点,我总是最大限度地缩着脚,以便给另一头留下更多的空间。我的睡姿虽然有点委屈,但心里始终充满了甜蜜感。我爱她们,所以我愿意。

爱,是所有快乐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

家庭之爱,是一种没有理由、不讲条件的爱,不存在任何要求回报的企图,无私、纯粹、恒久,可以永远让一个人生活于心灵的理想状态。

我爱我的爸爸。

我爱我的妈妈。

我爱我充满快乐的家。

我的阳光,我的园林。



手指的快乐和痛苦

当大人们打定主意开始塑造渐长渐大的孩子时 ,我们那过于幸福的感觉 ,就像秋天里的树叶 ,一日比一日少了。我意识到这一点 ,才猛然发现 ,自己真的大了 ,快要上学了。

也就在这时 ,爸爸决定让我学钢琴。

我不能肯定 ,爸爸是因为什么而对我有这种信心。妈妈说我生下来时特别小 ,像只猫似的 ,加上那时穷 ,没什么可补 ,我就一直那么瘦着 ,尽管很健康 ,也很快乐 ,但那时候的样子总不会太好看 ,和“歌唱家”的形象还不靠谱呢。而且 ,我天生就手形小 ,拿大一点的东西 ,就必须两手齐上 ,惟一可喜的是 ,我小小的手 ,却有着异常灵活的手指。

总之 ,爸爸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十二分执着地轻轻把我放到音乐的海边。

也许吧 ,受爸爸影响 ,我从小就爱哼哼 ,一首“小燕子 ,穿花衣” ,常常博得家中客人满堂彩 ,真也罢假也罢 ,即使是礼节性吹捧 ,也足以让一个小小孩子的信心迅速膨胀。我又是人来疯 ,人越多 ,我越来劲。

会唱的歌多了 ,慢慢 ,心里就有了关于“唱歌”的美丽梦想 ,在舞台唱 ,在收音机里唱 ,在电视上小小的方框中唱 ,让更多的人听和看 ,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

爸爸很清楚我的梦 ,我想 ,他也是为了补偿心中的某种缺憾 ,以使我能将他在音乐上的人生追求更完美地延续下去吧 !

钢琴 ,对良好的乐感和音准形成是一个绝对的坐标。

爸爸把我托付给了三伯刘澍民。

忘了说了 ,三伯是新疆有名的作曲家和钢琴教育家 ,他写的那首《甜甜的

初中时的冰凉伴侣。



歌儿迎宾客》，至今还响起在许多地方。他和马金武、慕宏两位老师一起，曾被誉为新疆的“音乐三驾马车”。爸爸不自己教我，而将我托付给三伯，可见爸爸对三伯有着绝对的信任。

我去的那天，雨淅淅沥沥下着，斜风阵阵，把凉凉的雨点子扔到我的衣裙上，虽然打着伞，也是半身湿湿。天啊，是我刚换的漂亮的裙子呀……讨厌讨厌讨厌讨厌，我一边扯着贴在腿上的裙子，一边在心里不歇气地骂天骂雨。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呀，弄成这样，唉！骂着骂着，我的心情就坏掉了，什么都变得别扭。

然而，当我一眼看到钢琴，所有的烦恼便如焰火般一进而散，瞬间归于无形。霎时，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以言说的强烈冲动。

我相信，我那一刻的表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和钢琴之间，有一种上天注定的机缘。

接下来的日子却很老套，枯燥的指法练习，单调的音阶反复，一成不变的坐姿，还有三伯柔和但只限于乐理范围的讲解语言。好闷啊！大多数刚学琴的孩子，一定都是这样想的了，这和我曾经的想象根本不一样！日子突然变得很

慢慢慢慢，闹钟上的时针怎么老不走呀，蜗牛也比这爬得快啦！赶紧下课，赶紧回家，隔壁姨姨家的葡萄干还有呢吧？菊花沟那朵很紫很紫的花还在吗？西公园墙下面那个大蚂蚁窝不知搬走了没有？

手指在琴键上，耳边总好像有大院里女孩们跳橡皮筋的笑声，时不时还会有糖糖果果之类的东西飘在眼前。如此弹琴，那琴声就别提多难听了。哆咧咪发梭啦西，也就七个音，竟怎样都连不好，断一下，重来，又断一下，再重来。就这样，我还觉得自己委屈了，而且是太委屈了，别人都在疯玩，凭什么我要把自己关在这里？唱歌就唱歌，干嘛非得练琴呀？干嘛非得没完没了地弹什么拜耳练习曲呀？

有一段，因为不适应反复练习，我的十个手指头疼极了，碰一次琴键，心里就尖叫一声。那是我最最痛苦的学琴印象了，虽然后来过了那一关，蓦然回首，仍是心有余悸。

三伯是个极其温和的人，见我总是心神不定，也从不骂我，甚至连重话也没说一句。那时候，哪怕他稍微指责一声，我也会头也不回地跑开，再也不回来。但他总是那么柔和，柔和得让我惶惑不安。他常常微笑着看我，然后说：“不错，媛媛，比昨天好多了。”这种话我当然喜欢，当时会自己鼓鼓劲，但没几天，又是故态复萌。

我很想很想跟爸爸说，我不学了，我不学了行吗？

可我不敢。我实在不能看见爸爸那充满期待的眼睛。于是，在我的忍耐到达某种极限的时候，在三伯家里，我会一狠心，罢练。

三伯仍然不骂。

我明显感觉他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再要求我只练习枯燥的指法，而从《小燕子》开始，教我弹奏一些很好听的歌。有了旋律，我立刻来劲，左摇右晃，边弹边唱，最真实地感受着关于钢琴的快乐。哎呀，在琴声里唱歌，真的不一样啊。

苦与乐。

